



## 关于东村 About "East Village"

张洹 Zhang Huan

我从1991年到北京,直至1998年离开,住了有八年,一共搬了十三次家,不是因为交不起房租,就是被别人赶走。我记得我曾经在东四十三条北新桥附近租了个房子,那其实是个两个房子间的夹道,本来是放煤球用的,小的勉强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床铺地下还有一个下水道的大铁盖,一到下雨天,污水就淤上来了。有些野猫半夜跑到我这里,以为是通的,结果一头撞到玻璃上,很恐怖。不过也有让人激动的事情,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书展上,买到了一本进口的贾科梅蒂画册,花了800元人民币。

那时我很想找个大点儿的地方,经朋友介绍,看了后来被我命名“东村”的地方,觉得空间不错,屋顶很高,适合做工作室,就租下来了,120元一个月,我后来在这个空间作了《65KG》,《天使》装置系列,还有一屋子贫穷艺术类作品,那就算是东村的第一个工作室了。当时的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轴中心,向外分二环三环,每天这个城市消费的垃圾全部运到三环以外,所以这个城市被三环外的垃圾山给包围着。这个地方离亮马河饭店昆仑饭店大概有两三公里的地方,正好是三环到四环之间一个大垃圾场的地方,我的这个村庄就在垃圾场旁边,周围的邻居都是捡垃圾的,磨豆腐的,卖菜的。我的院子住着有五户外地人,房东是北京郊区的菜农,我的左边是江西来的磨豆腐的,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个,我的房子对面是他们的豆腐作坊,每天他们起的很早就开始工作,那段时期我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鲜豆腐,豆腐皮,豆腐花,老豆腐,嫩豆腐,我完全变成了一个豆腐人,没多久就把我吃腻了。那里的垃圾场有很多很多从城市里扔出来的废物,我从这些废物里面找到了一些立体的东西,像破被子,烧焦的塑料制品,压扁的玩具,破旧的沙发,被汽车轧死的猫,我都把它们捡到了工作室,创作了一批直接而真实朴素的作品。

我住下来后,认识了在街头卖摇滚带子的诅咒,他也搬过来住了,还有我美院一起学习的哥们张场等,戏剧学院的,老栗(栗宪庭)又介绍了几个,大家主要觉得便宜,就逐步都过来了。其实搬到东村前,去圆明园也看过,那里已经是个著名的画家村,好像每个工作室进去都有老毛



65KG 表演 1994年6月 张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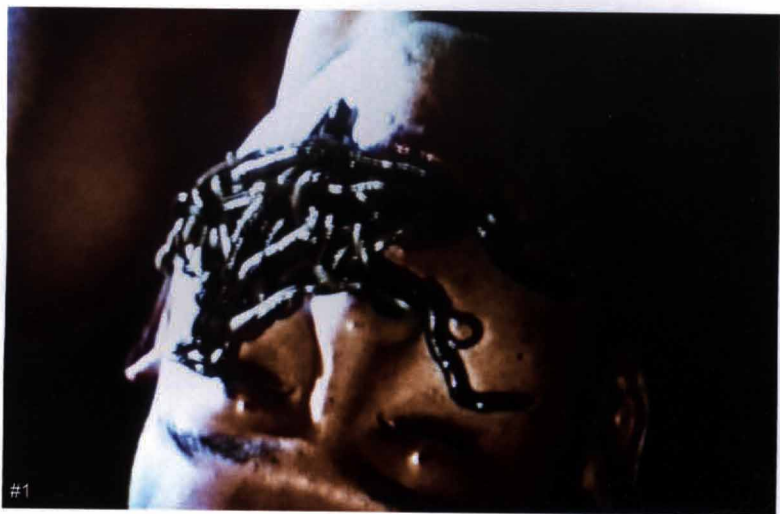
的肖像,要不就是大红脸,大脑袋,蓝背景,感觉很商业,所以不住圆明园就是一种反商业的姿态,就选择了东村住。东村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北京东村”是借用了纽约东村这个名字,是喜欢纽约东村艺术家的自由创作精神,但我们的东村是真正的农村——北京朝阳区东风乡大山庄村;同时它地处北京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又区别于很商业化的圆明园西村,所以我们称它为“北京东村”。另外看了一本台湾艺术家杨炽宏所著的《美国当代艺术思潮》一书,还听了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艾未未讲了纽约东村的事,金斯伯格什么的,很崇拜,就觉得中国也需要这么一个东村。

1994年我做了两件重要的作品,就是《12平方米》和《65KG》,这都是东村生活最直接的反映。《12平方米》是厕所的面积,这是大队的一个公共厕所,天天用。那一天午饭后我去了常用的一个厕所,刚下过雨,天刚放晴,可是这个厕所根本就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五六个粪池全都堆满了粪便,都溢出来了。我只好骑自行车到村里的另外一个厕所,那里相对干净些,可是我进去,成千上万的苍蝇扑面而来,无奈只能蹲下来方便——这就是我的生活,谁也代替不了,你只能做你的生活。我一下子有了做《12平方米》的想法。第二天我就用两片纸板做实验,一片涂的是蜂蜜,一片涂的是取自鱼肚子上的腥液,放到院子里,结果苍蝇对他们都很感兴趣。几天后,我就实施了这个作品,请的有摄影师,录像师,我记得录像师在拍摄过程中差点连人带机器掉到粪池里,很惊险,因为那台租来的机器是电视台的,很贵。我端坐在厕所中间,一个小时,身上涂满了鱼液和蜂蜜,很快苍蝇就趴满了浑身上下,有些苍蝇趴在嘴唇眼睛耳朵这些部位,很不舒服。其间有人进来用厕,当他们突然发现我的时候,他们很尴尬,很惊讶,想出去但尿已经撒出来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极力使自己忘记现实,让我的精神离开肉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回现实,只有作品完成以后,我才知道我体验到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我走出了这个厕所,进入了一个厕所旁被污染过的充斥垃圾和粪便的水坑,直到水淹过我的头顶,水面上漂浮着无数只在逃生的苍蝇。

我的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如每天吃饭睡觉工作拉屎,在这些极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去发现和体会人性的本质。在作品过程中我努力要体验的是生存,身体和真实,而厌恶作品中的表演成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创作了《65KG》。我的工作室跟垃圾场差不多,只是在房间角落有一张单人床,经常很晚骑自行车从城里回家。有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我照例躺在床上发呆,听着Kurt Cobain的音乐,看着工作室的房梁被灯光照射的影子,有一种异常的不祥的感觉,我在想为什么每天都要睡觉





睡在床上，为什么不能在梁上睡一觉？这时就产生了做《65KG》的想法。当时我想请人跟我一起做这个作品，来体验这个感觉，可是没有人愿意，我只好一意孤行，自己做了。我为这个作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定做了100条医院用的白色褥子，去买铁链子，梯子，门板，电炉和医用的铁盘，去协和医院血库部请教专家关于血液的常识，并邀请他们协助完成这个作品，当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拍一个纪录片，并不明白我的本意。那个抽血的大夫也是河南人，很热心，他答应带他的助手来帮忙。当时了解到一个一百斤体重的人，身体里只有八斤血，绝大部分是水。我本来想从血管里直接放血到备有电炉的盘子里，大夫说这根本不行，非常危险，一种可能是你的血很快放完，另一种可能是你的血管凝固，没法流动，就无法达到我要求的一个小时的滴血过程，所以大夫建议我从我身上抽250CC血，在抽血前多喝一些白糖水。我还做了一些简单的实验，先把一扇门板用两根粗绳吊在梁上，门板上垂下来九根铁链子，我趴在这扇门板上，用九根铁链子把自己吊到梁上，然后把门板挪开，这时我突然发现我在铁链子上面一秒钟都呆不住，原来人体的真正重量集中在上半身，所以我改变了铁链子的分布，从原来的平均分布改变到集中在胸部下面，这样我才有可能坚持下去。

实施的那天，1994年6月11日，我邀请了艺术圈里的朋友，为了便于他们找到我在东村的工作室，我特意改写了原来村口处的路牌，我写了“北京东村”的中英文。我那天是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三接头的黑皮鞋，朋克式光头，有点临刑前的状态。现场一片肃穆，村民都挤在工作室的窗外，屋内站满了人，工作人员都全部就位了。我从院子进入工作室，爬上一把梯子，趴到门板上，工作人员将铁链固定到梁上，大夫就从我的身上开始抽血，抽到血袋里，然后将血袋系到我胸口的铁链子上，按照一个小时的速度要求，将血滴在离我三米高的铁盘内，铁盘下方是个通电的电炉；这时突然听到了第一滴血滴到铁盘子里的声音，像秒表走动的速度。渐渐地血染红了白色的盘子，一会儿就滚开了，冒出了很多泡泡，血从红变黑，烧焦。这时有个观众突然晕倒，屋子里弥漫了难闻的血腥味，有些观众难以忍受这个味道，就离开了现场。我当时的感觉越来越不舒服，铁链子好像镶嵌进了我的肉里，手指头麻得像粗大的萝卜，身体几乎失去了感觉。一小时之后，工作人员把我从铁链子里放下来。我想通过这个作品把嗅觉触觉带进来，每一个观众一旦进入我的工作室，他就已经站在了我的作品上，因为铺满了满地的白色褥子。我强迫观众接受这种现实，要不就逃离，要不就面对现实。我做完这个作品，感觉轻松多了，又一块石头被我扔掉了。

做了《65KG》之后的第二天，整个东村就陷入了动荡。跑的跑，逃的逃，抓的抓，我得知我的工作室已被查封，当夜我就坐火车去了东北双鸭

山市的一个朋友那里，在那边避了有一个月，听说风声松了，我就又回了北京，在东村附近又临时租了个房子，我去原来的工作室打开封条，所有的东西都面目全非了，我最喜爱的一套书《世界美术全集》被拿走了，只有那条叫老黑的狗依然是我最忠实的朋友。那段时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生活就是为了简单的糊口，根本没有心思和经济来源继续创作，我认识的人能借给我钱的全借过了，再也没有一个人肯借给我了。

《原音》——我请了几位艺术家朋友在北京东边门立交桥下，在午夜时分，每一位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原音》的理解。天很冷，整个过程我的身体一直在颤抖。我找了上百条活蚯蚓，放到我的嘴里，躺在地上，面朝上，蚯蚓慢慢从我的口中爬出来，爬到我的眼睛耳朵和身体上，这就是我对原音的理解，人是从土里来的，最后又会回到土里，蚯蚓的满肚子都是泥土，它就是活在泥土里的一种动物，来自泥土的声音，就是我的“原音”。那一天是1995年1月23日，我三十岁的生日。

1995年3月，我在一个北京建筑工地的地下三层，实施了25mm螺纹钢。当时没有邀请观众，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我雇了一位专门切割钢筋的工人，告诉他每分钟切一段螺纹钢，一共切了六十段，并且写了个保证给他，若发生意外均由我自己负责，要不他不肯做。我是躺在一个独立房间的水泥地上，切割机和工人离我的脚有一米远，我听到别的房间的工人依然在边工作边哼着小调，整个地下室一片昏暗。我在我的这个空间点了一盏灯泡，每分钟切割机的钢花就喷向我的身体，我能闻到钢花把眉毛和头发烫糊的味道，每一颗钢花落在我身上象针扎一样，在作品开始不久，我就对切割机每一次开始切割非常恐惧，机器一响，我的肌肉浑身紧张，我咬紧牙关，熬过这漫长的六十分钟。当时的状态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只能用这种方式，我的身体才有感觉，我的内心才会舒畅，好像我永远面对着一个庞然大物，想把它打倒，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很倒霉的事情。北京的夏天晚上十二点多，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喝酒，这个酒吧叫“洗车吧”（Car Wash），那天酒吧的位置几乎全满了，只剩几个位置空着，一坐那儿，对面就有个男人说“滚”，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的一杯啤酒就豁到我脸上来了，接着另一个人就用酒杯把我的头砸开了花，我满脸都是血，朋友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到了附近的医院，我的头因为失血过多，晕得直打转，医生根本不理你，因为交不起手术费，只好在医院里打电话求人借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送钱过来，医



生才开始缝针。听说打我的人是便衣警察，我也弄不清楚，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看不顺眼吧。我那儿要是有枪，可能也早把这个酒吧扫平了吧。诸如此类的暴力事件很困扰我，我那段时间很压抑，想干掉自己，又干不掉自己。

那段时间，我在准备做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作品，就是想对自己的承受和冥想作一个挑战，我做了一个铁箱子，想把这个铁箱子放到北京郊外一座很美的山顶上，从早上六点日出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日出再一次升起为止，一共二十四个小时。为了实施这个作品，我和孔布跑遍了北京郊外的山区，最后决定在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的一座山头实施。然后就订做了一个80厘米乘80厘米的铁箱子，这个箱子的侧面有两个口，每个口的尺寸大约是15厘米乘2厘米。我在作品实施前的一天，想先坐进去体会一下，用打坐的方式。可是一进去以后，突然感觉不对，铁箱盖的铁钩已经自动扣住了，我这时意识到处境危险，但是我劝自己，不要慌乱，慢慢想办法，我试图用手伸出那个口，来打开铁钩，根本不可能，我的手无法伸出来；我想用头和背把箱盖用力撑开，我用尽全力摇晃这个铁箱子，想把它翻倒，让铁钩子自动打开，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时箱子里非常闷，我也变得也非常暴躁，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本能地就大喊“救命”“救命”！喊了很久，我已经快要绝望了，这时很远好像从天边传来的声音在问“你在哪儿？”我告诉她，我在哪儿，赶紧去找人，一会儿人来了，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打开一点门，又不敢进来，她喊你到底在哪儿，我说快来，我在铁箱子里，快把我救出来。我从铁箱子出来一口气跑出这个大楼，做了个很长的深呼吸，幸运的是这个公寓的落地窗没有完全关紧，否则一个月等朋友旅行回来后会同房子很臭，然后发现我已长眠在铁箱中。这件事发生后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当时的感觉是我可以没有饭吃，我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自由，活着是最最重要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在做了《65KG》、《12平方米》之后，我一直想做一些跟自然关系密切的作品，所以我想坐在山头上体验日出日落再日出的感觉。因为前面的作品都是在日常空间内完成的，想突破这个局限，也想突破自己的想法。

后来我彻底放弃了做这件作品的想法。这个铁箱子我再也不想看到它了，它让我恐惧。后来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就是在我本来选定的做铁箱子作品的同一个山头上完成的。

1995年5月，我选定了山头，制定好作品规则和作品名字以后，我开始打电话给北京的艺术家人朋友，告诉他们我的想法，结果有一些艺术家



朱发东他们拒绝参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参加，做起来这个作品是你的想法，你的作品，这和我作《原音》不一样，《原音》是各做各的想法。最后愿意参加的多数是东村的艺术家，大家都感兴趣，在当时我的住处按照草图，做过一些排练，定了一些规则，比如体重最重的在最下面，最轻的在最上面。在表演时，有一位专业测量员给我们堆积的身体做了测量，刚好是一米。在这件作品里，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最传统的一句格言“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生命的局限徒劳和无效，当我们离开这座山时，这座山还是原来的那座山，没有任何改变。我们试图为它增高，但永远是徒劳的，无效的，所以我把它命名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附：后来这件作品发生了一些著作权上的争议，有些参与的艺术家人认为这是一件东村的集体作品，我到今天也不否认这是一件东村集体完成的作品，但是永远不能否认这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和我赋予的名字。有些艺术家认为我仅仅是召集人，发起人，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在我后来十几年的创作中，我一直在沿用我的这个身体俯扑的语言和符号，像“朝圣纽约的风和水”，“和平”，“龙之梦”等等。我也一直在沿用和拓展集体表演的可能性，像“我的美国”，“我的澳大利亚”，“我的日本”，“我的罗马”等等。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把这件作品完成，没有与艺术家和摄影师有相关的合同，这是后来这件作品产生争议的导火索。1995年的中国，还没有艺术家会想到此类作品进入市场的问题。1998年我移居纽约，从此以后，我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与摄影师录像师等相关人员签有合同，里面清晰地表明版权归属，类似的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我身上发生的这件事相信给我的同行和后来的年轻艺术家算一个不错的案例，相信他们以后会做的更专业。]

同一天，同一座山上，我又创作了《九个洞》。《九个洞》是九个人与大山做爱，我规定作品规则，每个人的位置和动作，七位男艺术家在他们所在的位置用手挖坑，把生殖器放进去，作俯扑状，另两位女艺术家在两个突起的土堆上也作俯扑状，这种姿势保持了约十分钟。我的愿望是希望来年十月后在这座山上有新的生命诞生。这两件作品是我第一次身体跟大自然发生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在自然环境下完成。

#1 原音 集体表演 1995年 张涓等艺术家

#2 九个洞 集体表演 1995年 张涓等艺术家

当代美术家